

明宫秋词

掠水惊鸿 著



明宮秋詞

掠水惊鸿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宫秋词 / 掠水惊鸿著. -- 合肥 :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212-06374-0

I. ①明… II. ①掠…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8588 号

明宫秋词

作 者 | 掠水惊鸿

出 版 人 | 胡正义

选题策划 | 王燕南

责任编辑 | 杨迎会 张 钰

责任校对 | 张 钰

责任印制 | 范玉洁

营销推广 | 赵 旭

装帧设计 | 程 慧 段文辉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7397

印 刷 |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8770441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18

字 数 | 276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12-06374-0

定 价 |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明官秋词

目 录

001	楔 子／明月为谁留
005	第一章／美人辞曲房
016	第二章／血染阶前草
027	第三章／旦暮如古今
038	第四章／人世即瑶京
050	第五章／风月重含情
062	第六章／坐惜繁花过
074	第七章／清歌发皓齿
086	第八章／天高行谁问
097	第九章／灭烛难藏影
110	第十章／金屋往来见
124	第十一章／非关君薄情
134	第十二章／辞巢谢主人

145	第十三章 \ 明月美人诗
156	第十四章 \ 从军古云乐
169	第十五章 \ 别离俱有忆
180	第十六章 \ 闺中锦字书
189	第十七章 \ 矫志青云端
201	第十八章 \ 寄命须臾中
214	第十九章 \ 万里关山河
227	第二十章 \ 官衣添一线
238	第二十一章 \ 花从玉指生
248	第二十二章 \ 天香飘左掖
261	第二十三章 \ 留兴与烟波
274	第二十四章 \ 岁岁肯留人

楔子

明月为谁留

一轮冰鉴从巍然崇举的乾清宫上升起，清光一泻宛若清露，无声流转在琉璃瓦顶的脊兽之上。一对硕大的龙吻衔住飞檐斗拱的正脊，婉贞这般仰头望去，那巨龙的影子恰映在明月中，以睥睨苍穹的姿态傲舞于天地间，宛欲腾空而起。只是那条龙的背上，赫然插着一把宝剑，狰狞地将这最至高无上的生物，钉死在这座宫殿之上。^①

婉贞到这时，才觉得浑身一阵要粉身碎骨的疼痛，她跪了快要三个时辰，双腿早已麻木，瘫软成了跪坐的姿势，而这一次疼痛直入心肺，似乎那把宝剑是从她的胸口透过的，她和他都被钉死在这里了。

她想起那个雪天，他举起她的手，让她看那垂脊最前端的仙人骑凤，他说，匠人们将那只脊兽叫“走投无路”，因为它承载着整个殿顶的挤压之力，前移一寸即粉身碎骨。那时候他离她还很近，他的胸膛贴着她绣缠枝葵花的宫衣，他的脸颊轻轻蹭着她的金丝狄鬟，她听见他在自己耳边轻声道：“就像朕一样。”

走投无路，粉身碎骨。

她还记得他说这话时，暖热的气息氤氲在她的面颊上，带着一丝压

^① 明代皇宫建筑特色，那根宝剑的作用是避雷针。

抑的哽咽娓娓如诉，尾音盘旋在天地辽阔的寂静中，一圈又一圈如同每日都会飞过的群鸦。让她不敢回头，生怕回头就会看见一双泪眼。身后的人是这大明江山的主宰，可是自从他进京以来，几乎所有的泪水都洒在了自己的衣襟上。被泪水打湿了的心，总是太容易变软，软得让这场风雪，覆没了另一个琼瑶世界里，那个遥远的倜傥身影。

这明月照过二十四桥玉人箫声，照过了长安月下公子琵琶，也会照着这身插宝剑、欲飞不能的狰狞巨龙，这走投无路、粉身碎骨的仙人骑凤。原来它才是最无情的。

乾清宫内的嘉靖皇帝对着案上的奏疏已经沉默很久：

“……臣等与蓴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蓴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今陛下既超擢蓴辈，不以臣等言为是，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

这样端着师长的腔调，不卑不亢的嘲讽，让嘉靖透过那一笔隽秀的钟王小楷，看到的墨迹背后的人，并非丰神如玉的状元杨慎，而是他那个曾经权倾朝野的父亲杨廷和。

他知道用自己的学识和精力去对抗这奏疏是不智的。一群天赋异禀的才俊，不是家学渊源名门之后便是人中俊杰饱读诗书，一个个举止隽爽傲然不俗，那些华美的辞藻，咄咄的笔锋，都是在向他炫耀他们占据这朝堂的资格。

他对别的奏疏都可以报闻不答，唯有这一本，他从昨日看到今日，还是想要批驳一番。杨慎的才名太高，高得连皇权都不足以蔑视，任何的沉默都会被看作对那才名的恐惧和拜服。嘉靖自己也说不清是因何缘故，每每看到跟杨慎有关的任何事物，他都是断然不肯放过的，这种失控连嘉靖自己都觉得恐惧。不是因为才学，贵为皇帝，天下贤者皆为所用，他原不必去嫉恨臣下的才学，只因他知道有一个人的心事他驾驭不了。

这三年来他所写的批本，都是由她来研墨，笔尖在砚台上轻轻一舔，便拖出一抹艳红如血的痕迹。现在看着久悬的笔尖，红色的朱砂一点点干涸，她的心血也在这深宫中渐渐熬得干了，如同看着花落无声，月蔽无影，却知道再无花落重开月再圆的日子，这一笔落下，便如谢缙给文皇帝贵妃写的哀词：巫山一片云，峨岭一堆雪，上苑一树花，长安一轮月，云散，雪消，花残，月缺。斩钉截铁，痛彻心扉，再无余地。

他轻轻将笔放下，走到窗口，轻轻呼吸着夜雾，隔着雕花窗向外望去。只有隐身在堆砌出的一片繁华之后，他才安全，才能不让她看见自己的顾念，天子一怒流血漂杵，自己往日委实对她太好了。

那个瘦弱身躯独在月中，恰似碧海青天中嫦娥独坐。想来委实跪得太久了，她这么倔强的人支撑不住，那疲惫跪坐的姿态流丽缠绵，宛若德化窑铸就的仕女，梳洗罢独倚望江楼，寂静长远地等待着不归的良人。夜夜心思，无处可诉。

这般略似守望的风姿，最是叫人神往，那窗外的人，不知窗内的人也在守望着她，这一点无知无识的相望，便是这个锦绣牢笼中，他一直以来的一点儿愉悦。一如当年来京之前，他望着那秀丽的字迹、温婉的句句，想象着那盈盈握笔的人，该是怎样静好的风韵。那时节，自己还在懵懂的少年时候，只觉得这字迹象征着千里之外的一份牵挂，哪能够料得，有朝一日这一切的悸动、缠绵、向往、美梦，都转成沧海桑田。

嘉靖神情漠然地吩咐：“传旨，司礼监，下驾贴，廷杖。”

旁边站得太久几乎盹过去的太监赖义被皇帝一词一顿的语调惊醒了，激灵灵打个寒战，小心翼翼地询问道：“廷杖……万岁爷……要廷杖谁？”

“今日在左顺门伏阙之人，五品以下，杖三十，流三千里。”嘉靖用一句话，便完成了对桌上如山般堆积的奏疏们简洁有力的批复。

赖义倒抽一口冷气：“爷，五品以下也有一百八十多人！”

嘉靖抿嘴冷然一笑：“没了这一百八十余，奉天殿便要关门了？”这笑容让赖义心惊，不知从何时开始，皇帝的身量已经长得这样高，高得影子会被灯光拉得这样长，这再也不是刚进京时连一身龙袍都撑不起的孩子了。

昨日清晨皇帝于左顺门颁发了钦定大礼的诏令，终于将自己的亲生父亲、已故的兴献王追封为穆献皇帝，尊生母为章圣皇太后，而称皇太后张氏为皇伯母，一千言官便群情汹汹，险些将抗言的奏表淹了乾清宫。今晨以翰林院编修杨慎为首的大批言官竟然聚集于左顺门外伏阙大哭，企图以声势威胁皇帝，皇帝震怒之下将聚众的大臣皆逮入锦衣卫北镇抚司。抓人的口谕一下，宫女黄婉贞因为代诸言官求情，也被震怒的皇帝罚跪在东暖阁门外。

其实谁都知道，这场大礼之争原非为祖宗牌位上那几个字，也并非

堂皇宣告于众的那样是一场关于亲亲尊尊、君臣父子的大义之定，这无非是一场阁权与皇权的相峙，而早在今年年初杨慎的父亲、首辅杨廷和的下台，无疑已是宣告权力在向嘉靖倾斜。今日这场声势浩大的死谏，看似剑拔弩张血雨腥风，实则骨子里还是有些强弩之末的无奈，只是有谁能轻易放弃大权在握的荣耀呢？越是时近东山日下，越是要死死抓住那最后一线光明。

嘉靖倒是松了一口气，既然落定了决心，此后无论是腥风血雨，还是口诛笔伐，他都心平气和地承受，不赦，永不赦。

跪在门外的婉贞并不知道屋内淡淡的一句话，已是将她所牵挂的人皆打入了深渊，在这些累累的骨血上，将建立真正的嘉靖朝。今夜原本是中元，这清光遍洒人间，又是一个让离人生幽怨的日子。嫦娥应悔偷灵药，不知道此后的余生里，她是不是每到这月圆之夜，就会懊悔自己今日的抉择。可是她原本是没法抉择的，姐姐、杨慎，他们是她的性命所系，不是抉择。

过度的疲惫让她的身子渐渐软了下去，昏黑的意识里又看到了那个遍身大红嫁衣的女子，金银线勾勒的龙凤鸳鸯将光芒投入镜子里，又从镜子里灼灼地闪出光来。那女子纤细的手指轻轻抚弄着红边蓝底金纹的霞帔，那些都是欢喜的颜色，她的动作却是那样的寂静荒凉。婉贞心里怜惜，想要安慰她，镜中的女子抬起头来，她看见一张苍白如花的脸，宛如十五岁时的她。

第一章

美人辞曲房

惊醒的婉贞想起来，她此生是无缘穿上嫁衣的，那个女子应当是秀眉，她唯一一次见到嫁衣，是秀眉出嫁。婉贞伸手轻轻抚摸自己的脸颊，时间是挽留不住的，有些人也一样，但是他们留给她回忆，她并非一无所有。半生的光阴，一切的恩怨纠缠，就在一个梦境中悠然回转。

正德十三年秋，新都杨慎求娶于遂宁黄氏之女黄娥，杨慎字用修，当朝首辅大学士杨廷和的长子，早在正德六年就高中状元，黄娥字秀眉，是已故兵部尚书黄珂最小偏怜之女，自幼娴于诗书，博通经史，尤工散曲。一个是学问甲翰林的宰相之子，一个是才艺冠女班的尚书千金，两家都是簪缨世族，又有通家之好，多么惹人艳羡，于是黄家小姐已经二十二岁这件事就不为人注意了。

迎亲的前一日杨家送来催妆的盘担，黄家也将秀眉亲手做的网巾回赠过去，吹吹打打一日，好容易应付走送礼的人，晚间秀眉便在房中试嫁衣。厚重的礼服铺陈而下，秀眉对着镜子轻轻吸了口气，艳丽的大红罗衫，金线织成的云霞练雀纹从胸前一直缠绕到袖子上，如同重重乌云中突然跳出一轮红日，明媚夺目，映得满室都亮堂起来。

身后的从妹黄婧今年十五岁，夏天刚行了笄礼，黄娥为她取了个字叫婉贞。姐妹俩原本都是秀丽素净容颜，现在姐姐一身盛妆，她依旧

是藕色袄裙，两人站一处，便如一株玉兰倚着牡丹。她拿过桌上的霞帔为姐姐戴上，蹲下身去将下端的霞帔坠子放正，因杨慎是翰林院六品修撰，依律秀眉用的是钹花银坠。那坠子通体镂雕着缠枝牡丹花纹，繁繁密密精致非常。她忍不住握了一握，心中轻轻叹了口气，这世上真有一个女子，愿意为这枚坠子等待八年。

坐在一旁的聂夫人也和婉贞是同样的想法，看着遍身云霞的女儿，也不知是那金色太耀眼还是怎的，眼眶酸涩，却是抹着眼睛笑：“还是娥丫头有福气，成婚时就是六品安人服色了。等明日上了妆，梳了头，把那个凤冠戴起来，才叫好看呢。”

一说到明日，秀眉不禁有些心慌，明日那个人就来了，不知他还是不是当年的样子？他若知道自己仅仅因为见他一面，仅仅因为他的诗文，就在闺中等了他八年，会不会笑话自己？她虽早过了及笄之年，可是在成婚前夕，还是禁不住紧张恐惧。想了想还是把那身炫目的礼服脱下，浑身一阵轻松，问：“小妹明日穿什么，可选好了？要不要也试试？”

婉贞微微一笑：“上次生日那件就好，不必再试了。”聂夫人想起来，忙道：“婧丫头也把你的首饰拣一拣，明早五更插戴婆儿就过来了，别到时候忙忙地寻不着。”婉贞奇道：“我就不用吧，就梳家常的髻子，晴岚就能梳。”聂夫人笑道：“你明日要见人的。”

婉贞这才想起，蜀中风俗，女子出嫁，必要同宗姐妹拿根棒子打新郎三下，意思是将来不可欺负了娘子。秀眉的一个亲姐姐早远嫁陕西，这打郎的差事自然就落到她身上。原来自己跟这个才名冠绝天下的状元姐夫第一次见面，竟是要手持木棒打他一顿，不禁好笑。

聂夫人让丫头收拾了桌上首饰、衣裳道：“这个就拿到我房中，你今晚陪娘睡可好？我这些天醒得早，可唤你起来。”聂夫人年过六旬，秀眉是她最小的女儿，也让她操心最多。秀眉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有人提亲，可是她死活不愿，拖到十七岁，逼得急了，她哭出来，说自己非当代才子杨慎不嫁。杨慎那个时候已经成婚，自己家里是尚书门第，自然不能让嫡出的女儿去给人做偏房。秀眉执拗不肯嫁人，家里也没办法，又赶上四年前黄尚书过世，一来二去，竟把一个绣阁名姝耽误到了二十二岁。

去年杨慎的原配夫人王氏死了，杨慎又告病回了蜀中，家里觉得是

个机会，想找当地巡抚去跟杨家通气，秀眉却是不肯，只写了一首诗，说让人拿给杨慎看，还说若是他不明白，就什么都不必说了。果然杨慎也回了一首诗，过了三日就有媒人上门，秀眉的婚姻才算尘埃落定。

聂夫人想想，先前是愁她待字闺中，现在婚事逼到眼前，明天女儿就要上了别人的花轿，去别人家中操持家务，从此再也不能朝夕陪伴身边，又觉得伤心。明日别人的欢喜筵，于她们却是离别酒，真的是一去不回头，祸福难料，各凭天命。聂夫人望着女儿，恨不能突然将她变小了，变成蹒跚学步、牙牙学语时，抱在怀中重新再抚养一遍。

秀眉看母亲红了眼睛，无限期盼地望着自己，不免也心酸，强笑道：“您别这样，杨家就在新都，不过几十里地，我隔三岔五地就回来了。”聂夫人道：“傻丫头，姑爷是朝廷命官，终究是要回京里去的，哪能……”她一句话没说完，再也禁不住，捂着嘴哭了出来。秀眉上前抱住她，一边哭一边低声安慰，她自己的不舍和担心不比母亲少。婉贞站在旁边，看着一对母女相拥而泣的画面，默然垂首，连姐姐都要嫁了，不知将来她出嫁时，可也会有人抱着她洒两滴留恋的泪水？

好容易安慰下母亲，秀眉道：“娘先回房，我和小妹说两句话就过去。”聂夫人又絮絮叮嘱：“可别晚了，明日有得累呢！”才由丫头扶着出门了。

婉贞给姐姐捧过洗脸水，帮她围上巾帕，秀眉自嘲一笑：“没承想又哭了一场，还是你拿得住。”婉贞道：“我替你高兴，尚书女儿知府妹，状元娘子宰相媳，你如今梅花香自苦寒来。姐姐，我还记得五年前那天晚上，你教我念那首《雁来红赋》。”秀眉偏着头回忆，轻轻一笑：“五年，好像做梦一样。”

五年前，婉贞被她带回来时才到她胸口，现在已经长成婷婷少女。八年前，有个叫杨慎的少年中了状元，长安月下一声琵琶，她开始了一厢情愿的等待。母亲气极了也骂她读书读得入了魔，真的没想到，居然还有修成正果的一天。秀眉的嘴角便禁不住含了浅浅的笑意。

这五年对婉贞也如同梦境，五年前，父亲去世，嫡母不喜欢她，那原因她也知道，父亲因为娶她母亲丢了官，又为了她母亲羁留苏州，连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回乡。当时觉得简直前头是一片片冰冷的黑暗，虽然十岁女孩儿，但已经懂得穷途末路的绝望，那种滋味，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

头。这个大伯家的姐姐抱起了她，柔声问：“可愿意跟我回遂宁去？”

她记得姐姐说话时，秀眉微颦，带着怜惜，她已经很久没有从一个女子眼中，看到这种怜惜。回家之后，姐姐教她读书，黄娥是蜀中出名的才女，与汉文君、唐薛涛鼎足三立，有这样一个先生，是她福气。

从那篇《雁来红赋》开始，她知道了姐姐的心事，姐姐告诉她这篇赋是才子杨慎十七岁时写的，然后便轻轻地叹了口气。十岁的婉贞却完全心领神会，姐姐叹气的时候，她才知道“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这句词含着多么深的情意。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她也曾觉得姐姐的痴想过于荒唐，可是一晃眼姐姐要嫁人了。

姐姐走了……她会怎样？这五年姐姐是她生命的方向，她读她的书，同她睡一间屋，她们朝夕相对，互相倾诉心事。婉贞忽然又有了当年的恐惧，虽然大娘待她远比嫡母好，不至于让她挨饿受冻，可是她已经十五岁，从姐姐那里懂得了那么多的感情，若将这感情生生切断，不知会是个什么样子。她走过去蹲下身子，把脸伏在姐姐怀里默默流泪，她原打定主意不哭的，姐姐美梦成真，她不该成为她的负担。

秀眉抚着妹妹的头发，那一头乌丝缎子似的垂下来，摸起来是泉水般柔滑，今年春天她还梳的是三小髻儿，行过笄礼后才将头发放下来，已经是大人模样了。秀眉刚止住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口中却道：“莫哭，莫哭。你听姐姐说，这屋子里的书我都留给你，便算作姐姐送你将来的陪嫁。”

婉贞心内一颤，陪嫁，过不了多久，她也会嫁人，嫁给一个不认识的男子，那人也会如杨慎打动姐姐一般打动她吗？她抬起头，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泪水，便如清晨小草上的露珠一般，却是很认真地盯着秀眉道：“姐姐，你为什么等杨公子这许多年？你又没见过他，只是凭几首诗，为什么就断定自己喜欢他？”

秀眉偏着头沉思，她人如其名，最漂亮的是一双眉毛，每当有所思虑时，眉尖微蹙，便有种如烟笼雾罩的朦胧，把人的心绪都带得飘忽起来，这种成熟风韵，非到了她这样的年纪，满腹诗书，又怀着一腔柔肠才能作养出来。她终于一笑：“其实，也不算没见过……”

“啊……”婉贞轻呼一声，她来大伯家五载，秀眉一直是深锁闺院，她不曾想到秀眉的故事里还有她不知道的情节，“什么时候？”秀眉

微微羞窘：“他没有看到我……”婉贞催促她：“告诉我好不好？”秀眉的心事，她一向不寻根问底，只在秀眉愿意说时倾听，偏偏这一次不兴趣，她过分好奇，是怎样的一次邂逅，让姐姐如此死心塌地。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何嗷嗷，安知彼所观，她无数次见过秀眉在家人的催促下哭泣。

因为明日就要出嫁，秀眉今晚有种尘埃落定的坦然，不过分羞涩，拉了妹妹起来，缓缓道：“正德六年仲夏，爹还在兵部侍郎任上，有一天我们去姨妈家，爹和姨丈下了一夜的棋。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回家，娘怕爹喝了酒不好骑马，便先让车拐到西长安街，送了爹爹早朝。刚过了长安右门，便听到一阵叮咚琵琶声，我也是学过琵琶的，可是从不知有人可以将琵琶弹得这样清冷洒脱，每一个音调，每一个回旋，就像高山上的白雪，遗世而独立，仿佛寂天寞地，却又不求世间同情。揭开车帘子，一株大柳树下，席地坐着三个男子，爹爹便皱了眉，说如今越来越没规矩了，宴乐都闹到了皇城门口。”

婉贞自然猜出这三名男子有杨慎，升庵琵琶，对山腰鼓，这一对状元都擅尽人间风华，只是康海却无杨慎有那样好运气，自己争气，背后更有一个当朝首辅的爹，所以敢在皇帝门口弹琴。她笑道：“就因为那一声琵琶？”

秀眉摇头笑道：“不，要是车子就那样过去，我大约也只是惊艳一下，过后就算了。也怪我好奇，央爹爹停下车，派人去问问，是哪家的琴师，弹得这样好琵琶。那去的人回来，说是杨公子修撰，爹便笑了，说怪不得，也只他有这样的情致。爹让车子驶过去，下车和杨公子打个招呼，我才看见，一片白蒙蒙月色下，其中的一个年轻男子穿着单纱半臂，就随意靠在柳树上，怀里抱着琵琶。”

“爹爹下车，杨公子便站起来，拿起地上一卮酒递给爹爹说，朝尚早，愿再为先生弹。爹爹站在一边喝酒，他又坐下去开始弹琵琶，那样的随意，就好像这世上没有任何事能拘束了他。我不知为何，只觉头上忽然嗡一声响，娘和姐姐说什么、笑什么，完全听不清楚，耳朵里叮叮咚咚只剩下琵琶声，心里只剩一个念头。”

她说到这里，忽然顿住，婉贞听得正出神，哪里肯等，催她道：“什么念头？可是非他不嫁？”秀眉脸上微红，腼腆道：“不是的——我

当时想将自己化成了长安的一片月，每夜听他弹琵琶。”

婉贞“哈”的一声笑了出来，却又突然敛了笑容，静静出神，细细想来，那情景真是荡气回肠，便如《会真记》里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她忽然想到：“正德六年，你才十五岁！”秀眉道：“是，恰和你现在一般大。”

婉贞有些迷茫，她只觉自己还浑噩的紧，书读了不少，却从未想过因为一曲琵琶，一片月色，就敢把一辈子赌上去。她问道：“十五岁，你就认定非他不可吗？也许过得几年，那心情就淡了。到时候可会懊悔耽搁了韶华？”

秀眉柔荑般的手指在妹妹的头发间梳理，抿嘴轻笑：“我那时虽然年纪小，可也知道自己要什么，大抵不会错，那一刹的感觉是极清晰的，绝不是一时头昏脑热，许是这辈子都不会有了。我宁可守着那点痴想，即使不能嫁他，但有一天他终会看到我的诗，明白我的心，我就满足，若是随随便便嫁了旁人，落个彩凤随鸦的下场，我当终身痛恨自己。”

婉贞今日才知姐姐的心智竟是如此坚定，被震慑了一下，她忽然想问，那感觉究竟是怎样，你要的又是什么？却有些不好意思开口，怔了一会儿，只是替秀眉欢喜。那边聂夫人却已等不得，派了丫鬟来催，秀眉将婉贞抱住，终是只说了一句：“早些睡。”

姐姐走后婉贞才蓦然觉得房间空了，看看周围，似是与平日并无差别，一切的书籍、器皿都还在远处，只是不会再有人与她夏夜乘凉，冬夜围炉，真后悔前两天晚上，都忙着帮秀眉检点行装，竟是没有好好说几句话。丫头晴岚进来，眼睛也是红红的，婉贞问：“你怎么了？”晴岚一边擦眼睛一边道：“雨烟明早要走了。”婉贞想起来，雨烟是要跟着姐姐陪嫁的，想不到她们那里也是语多情未了的样子，当真爱别离面前众生皆平等。她微微一笑：“哦，你们原是要好。”晴岚道：“打小一处伺候，猛可里要分开了，放不下呗。”

婉贞今日原是心里有愁绪，细细咀嚼她“放不下”三字，只觉得一往情深，把今晚的意思都说尽了。放不下父母便是孝，放不下兄弟姐妹便是悌，放不下朋友便是信义，如姐姐那般，放不下长安月下弹琵琶的公子，便是情爱。世间的一切牵挂思念，只在放不下里头，若真放下

了，无所不薄，不是真小人，便是得到成了仙。

晴岚见婉贞怔怔望着她，只道她取笑自己，掩饰地低头去铺床，问：“可要睡么？”婉贞一点睡意也没有，道：“你帮我打点水来，我洗了脸，你就去睡吧，不用管我。”晴岚明日也要早起，服侍她洗漱过就自去外间睡了，婉贞想起大娘的话，打开奁盒翻拣一阵，找出一对累金凤、一对耳环、一只金钏子，明日那个场合带这些也就足够，毕竟她只是姐姐陪衬，不必招人眼目。

忽然又看见匣子底下一支镶金蝴蝶宝石簪，她拿起来细细看一回，金累丝的蝴蝶样座，蝶身嵌两粒珍珠，蝶翅上点翠嵌红，各镶一颗蓝宝石，蝶眼嵌的是珊瑚珠。她认出来，这便是姐姐的那支，她曾经很喜欢，戴在头上就好像一只蝴蝶站上发髻，不知是前两天收拾东西拉乱了，还是姐姐特意放在她的匣子里。

婉贞看看屋内无人，来到镜前，将那支簪子插上，果然是好看，她一时分不清镜中人是自己还是姐姐，她们虽是从姐妹，容貌有差别，但气质态度很多地方太过相像。婉贞用手轻轻抚摸那只蝴蝶，想着若是自己，遇到长安月下弹琵琶的少年，可会心动？可会为了他无怨无悔，哪怕孤寂一生，哪怕万劫不复？婉贞把那支簪子摘下，还是放回匣子，叹了口气，她还不知道，因为那情景她不曾亲见过。

婉贞在床上辗转三更才睡着，第二天睁眼时晴岚已站在窗边，看看窗户外头已经泛起鱼肚白，吓了一跳，忙问：“什么时辰了？”晴岚道：“卯时一刻刚过，插戴婆儿们来了，因听说三姑娘还睡着，就先去给太太和二姑娘弄，太太说让姑娘起了到她房中去梳妆。”婉贞昨夜失了眠，现在头痛眼涩，赶紧便道：“我要起来了，快打水来。”

她把昨日拿出来的那身粉色罗长衫和大红地绣绿花裙穿上，又加一条蜀锦云肩。其实照着开国太祖皇帝定制，襦衣还不可过腰，只是女子爱美天性难以用法令遏制，到了本朝，衫已渐长至膝，黄尚书虽然治家以礼，却不强求女孩儿穿着不合时宜，她们姐妹都有几件华美衣裳。

她穿好照了一下镜子，眼睛肿得核桃一般，头发因为昨夜忘记洗了，也有些蓬乱，和这一身绮罗甚不般配。因怕耽误了时辰，也不及收拾了，匆匆喝了两口粥便让晴岚拿了昨天拣出来的首饰先送去。她想了一下，怕外头的胭脂粉不干净，又将自己家常用玉簪粉和玫瑰胭脂拿

了，便来到大娘房里。

秀眉已经穿了嫁衣，也上了胭脂，娇艳非常地端坐在那里，一个婆子站在身后给她梳头。大娘也勒上了珠子箍儿，正在戴金丝狄髻，她是二品朝廷命妇，自有一套贵重家当。婉贞想起自己蓬头垢面的，也真惭愧，看到满桌的搔头挑针、掠子、金银宫花、珍珠翡翠不禁骇然，正疑惑这些东西怎么能都弄到头发里，大娘已问她：“眼睛怎么这样肿？昨晚什么时辰睡的？”她歉然笑笑，一个婆子拉了椅子过来笑道：“不碍的，拿笔勾了眼线，再上了胭脂，就看不出来了。”

婉贞倒是第一次用插戴婆儿，黄家是尚书门第，家里的丫头都会梳头，只是这种大场面需盛妆，髻子很繁复，就得请专门的插戴婆子进来。婉贞不知她要怎样摆布，那婆子先拿了篦子和水，问她：“小姐要梳什么髻子？用什么妆？”她抓了一下婉贞的头发道：“小姐头发多，梳得起挺心髻儿，又高挑又好看。”婉贞尚未答话，聂夫人便在一旁指挥道：“她小姑娘家，不要梳那么老气横秋的头，就家常挽上去，用一对鬓钗，两对簪子，也莫用环子，院子里秋海棠正开得好，铰一枝下来。妆也别那样妖里妖气，粉和胭脂就好，眉毛和她姐姐一样，用螺子眉。”

聂夫人果然是见过世面的，婉贞对这样的安排很满意，道：“就是这样，大方平常为上，千万别艳了。”那婆子甚是老练，答应间将她一头头发都用水篦顺了，又赞了一遍：“小姐的头发真好。”婉贞在镜中对她一笑表示感谢，轻轻吐了口气，心情才稍稍放松了些。婉贞的头面好收拾，因此她虽是来得最晚，却是头一个就弄好了，短短半个时辰已经判若两人，一朵秋海棠斜开在发髻上，金凤口中珠滴轻轻晃动，清秀中又不失少女娇俏，她从不知自己也可以这样好看。

三个女子这里才装扮完，天已经大亮，秀眉盛妆以待，眉宇间已无平日里的忧郁，微微含笑，整个人明艳如朝霞出海一般。婉贞在心里赞叹，果然是女为悦己者容，成婚这一日，一定是女子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光。姐姐八年凄凉今日一扫而空，只这笑容，便知道这姻缘是天作之合。梳妆完了因时辰还有富余，聂夫人突发奇想要秀眉再吃一碗她煮的面，秀眉和婉贞拉都拉不住，一身大品妆地去厨下了，看得几个婆子目瞪口呆，待面煮好，又亲自拿了筷子，挑了小口喂秀眉吃。秀眉一边吃一边眼泪就直打转，也不知是烫的还是难过。